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美丽的拯救

【尹京变小小说作品】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麻烦是人生的常态，但作为凡人的我们往往视之为毒蛇猛兽。殊不知，人生就是麻烦叠着麻烦，你直面它，解决它，你也就成熟了，麻烦栽培了你。但问题的关键是你能否内心强大，积极去自我拯救？

尹京变◎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

美丽的拯救

尹京婁小小說作品

尹京变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的拯救 / 尹京娉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2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6386 - 0

I. ①美… II. ①尹…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7115 号

策划编辑 张 静 责任编辑 张 静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孙丽丽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 - 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386 - 0/I · 0238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3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目 录

永远的拴马桩耳	1
伤情	3
桥下	6
随礼	10
云过无雨	13
五哥的军装	16
美丽的拯救	19
藏儿	22
闯红灯	26
葡萄架下的夜话	29
烧	32
拉套	35
公园的风景真美	39
地焖儿	41
网聊	44
规矩	47
期盼	50
方便时回个电话	53
推倒的墙头	56
叶儿飘落	59
营养微笑	62

余热	64
老六	66
张二嘎放牛	69
阴缘	72
哑铃	75
半碗鸡蛋汤	78
柏木棺材	80
河东河西	84
德德娘	86
傻娘们儿	89
然	94
年前年后	97
进山出山	101
她是他的眼睛	104
华子	107
后人	110
红大衣	113
黑牛奶奶	116
汗珠飞扬	119
过大庙	122
狗窝里的笑声	125
父与子	128
庙里庙外	131
冬日暖阳	134
吃奶	136
层面	138
病态	141
邻居胖妹	144

借书	146
良知	149
孝心永恒	152
宋三国	154
心中那朵云	157
心仪白马	160
跳跃在谷穗上的锣声	164
逃课的背后	168
天意	171
消失的王晓楠	173
闵闵之心	175
马路上的一对儿	177
买	180
诚信是金	182
砸锅	184
那晚我喝醉了	186

永远的拴马桩耳

九凤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被良贵黑灯瞎火用毛驴车娶进门的。

等他们洞房完，刚睡下不久，就听见有人敲窗棂：“良贵赶快起来，抓壮丁的来了！”良贵松开怀中的九凤，赤条条地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瞎着摸儿草草披上衣服，边系扣子边回头向九凤甩了一句：“在家等我。”就跟窗外的人跑走了。

九凤生在那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今晚之前九凤从来没见过良贵。就是今晚，她也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模模糊糊瞅了一眼良贵，她没有看清自己男人的模样，但她着实摸着了男人耳朵上的那个拴马桩了。

等九凤的双眼把窗户纸瞅白了，才发现，男人的一件汗褂儿落在炕上，九凤像得到了宝贝一样一把抱在怀里，把头深深地埋在汗褂儿上，细细地嗅着男人的气味儿，她盼着男人早点儿回来……

一晃五年过去了，良贵没有回来。

九凤风言风语听别人说，那晚良贵一出村就碰上一支部队，良贵做了军人。

九凤盼着良贵不吃枪子儿活着回来，就开始留意村里来回走动的、穿军装的人了。但是，九凤瞪着丹凤眼偷偷瞄的是，穿着军装的人耳朵上有没有拴马桩。她盼着那个穿着军装，长着拴马桩耳的男人早点儿回来，好重温那晚没有做完的梦。

九凤红桃儿似的脸蛋儿变得有些杏黄了。

一晃十年过去了，良贵还是没有回来。

九凤只言片语听人说，那晚良贵一出村就碰上日本鬼子，良贵被抓做了壮丁。

九凤盼着良贵能从鬼子的眼皮底下逃出来，就开始留意街头巷尾、露宿街头逃荒的人了。但是，九凤那松弛的丹凤眼，最费神的还是愣愣地巴望逃荒人耳朵上的拴马桩。有时遇上一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九凤就会走上前去，撩起那羊排子似的乱发，希望梦中的拴马桩耳出现。哪怕男人变成叫花子回来，自己也会一头扑进他的怀里。九凤无数次地在梦里，梦见蓬头垢面耳朵上有拴马桩的男人回来了。

九凤杏黄的脸蛋儿已慢慢变成松树皮了。

数十年后，九凤拄着拐杖、张着已背的双耳，却打听到了准确的消息——良贵跟部队去了台湾，不久就要回家了。

当九凤用那张罩上蚂蚁罗的泪眼，模模糊糊看见一位白发老翁——良贵，徐徐向他走来时，她一点儿也看不清他耳朵上的拴马桩了。可是，良贵身边那后生耳朵上的拴马桩九凤倒是看得真真的，九凤眼前突然一黑栽倒在地上。

九凤躺在她恪守了数十年、当年他们新婚洞房的老屋里的炕上。

许久，九凤慢慢睁开眼睛，看着这位自己盼了一辈子的人，如今西装革履，再望望自己给良贵做了一铺柜的鞋子和马褂，九凤浑身筛糠似的抖了起来，并大口地喘着粗气。良贵上前抓住她手时，九凤突然就不省人事了。

隐隐约约良贵好像听见九凤说了一句：我的拴马桩耳。

良贵上前紧紧地把九凤拥入怀中时已是泪水滂沱……

伤 情

王海贵拧灭第二十支香烟时，窗外瓢泼大雨终于偃旗息鼓。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王海贵的手机适时地唱起来。“苗佳”，王海贵看到手机上的名字，心就像他开过的拖拉机一样“突突突”发动开了。仿佛手机铃不是唱歌，而是导火索燃烧的声音。

他心里清楚，手机接通后对方要说什么。他无法给她一个准确的结果，手刚刚触及手机，就本能地弹了回来。

“我爱你爱到下个世纪……”手机还在不停地唱。他知道这根导火索即将燃尽。

王海贵顺手点上第二十一支香烟，狠命地吸一口，按了接听键。

“王海贵你耳朵里长蘑菇啦?! 咋回事? 不接电话!” 炸弹爆炸了，震得王海贵的手抖了三抖。

“我……我在蹲厕所……”王海贵撒了个磕磕巴巴的谎。

“你就编吧，王海贵。”苗佳的嗓音提高了八度，“你就说吧，啥时候回老家把那事办了?”

“刚才不是下雨了吗?”

“这不雨停了吗?”苗佳几乎是尖叫了，“王海贵你别磨磨唧唧，你儿子大闹天宫了，你想让我婚礼上穿不了婚纱呀?”

“哦，我尽快。”王海贵木讷地应着。

王海贵在他们村是群羊中的骆驼。从起初一个建筑队，干到一个建筑公司，从县城干到省城。腰包渐渐鼓胀起来的王海贵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也想学着电视上演的在省城用腰里的票子砸出个情人，潇洒、浪漫

一把。

可谁知一发而不可收，和这个苗佳玩儿火烧了腚——苗佳怀孕了。

“王海贵，你到底去不去？”电话里苗佳那个急呀，恨不得顺电话线蹦过来。“王海贵，回去整点儿厉害的，除了老家的房屋，你再给她些钱，不信就砸不败她！”苗佳咬牙切齿地支招。

王海贵答应苗佳再回老家努力一把。苗佳加一句：“一会儿顺便把我们看好的钻戒买了。”

王海贵开车出公司，经过珠宝店，向老家的方向驶去。

王海贵曾经提过离婚的事。

第一次，王海贵一进门就鼓足勇气，磕磕巴巴地编了一大堆理由，最后才绕到离婚上，还没敢正眼看妻子秀娥。

秀娥沉默了几分钟说：“王海贵咱俩离婚的事儿先放后头，我问你，你这次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多长时间没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我们怪你了吗？”秀娥有些激动：“你不记挂我们娘儿俩，总得把你快八十岁的老娘放心里吧？你到那屋看看，咱娘咳嗽转成了肺炎，在乡卫生院一住就是多半个月，到现在还不能下炕。回到家，你老的、小的不问一句，王海贵摸摸你的良心还在不？”

王海贵顿时喝了花椒水。

王海贵是独子，是他娘从二十几岁守寡养大的独苗苗。王海贵啥也没说，拔脚进了娘的屋，第二天返城时再也没提离婚的事。

第二次回老家闹离婚，是三个月前。王海贵一进门看到娘一个人在家，一问才知道，一个月以前，闺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滑到沟里，把腿摔伤了。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功课，秀娥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到学校给孩子陪读了。

“娘，家里出这么大的事，你们咋就不告诉我呢？”王海贵埋怨着。

“秀娥不让告诉你，她说你整天在工地上，怕家里的事分你的心出危险呀！”娘用袖子抹抹眼泪儿，“贵呀！你可不能亏待秀娥，家里的一切可都是靠她呀！”

王海贵到村小卖店儿买了一桌子好菜，全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离婚的事他只字没提。

这一次王海贵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他想好了，回家让娘给秀娥说，娘不向着自己，也不会不要孙子的。想起苗佳肚里的儿子，王海贵一下子来了精神，他仿佛看到可爱的儿子在向他跑来，王海贵极度兴奋。

“不好，向自己奔来的不是儿子，是一个庞然大物。”王海贵赶紧急刹车，来不及了……

等王海贵彻底清醒后，看到守护在自己身旁的秀娥，看到她哭得烂杏似的双眼，他知道他不光是失去了自己的一条右腿……

王海贵挣扎着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了那枚钻戒，套在妻子的手上时，也套在了自己的心上。

桥 下

太阳刚一偏西，二松就接到娘打来的电话，说哥哥大缸从村主任被窝里拽出嫂子后，灌了半瓶子猫尿儿，把村主任家里的东西砸了个乱七八糟，已被派出所抓去了，让他快想想办法救救哥哥。

二松心里“咯噔”一下，脑袋嗡地变大了。放下电话二松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胸口发出阵阵闷痛：该来的终于来了。二松的手随同他的心一起颤抖起来。

足有五分钟，二松才缓过神儿来。二话不说，打开衣柜抓出养猪场准备进猪饲料的五千元钱，一边往怀里揣，一边冲出村子坐上村口的公交车。

坐在车上，二松右手按着胀痛的胸口，又想起了那晚那桥下面……

二松的哥哥大缸长得就像他家五斗缸，一米五五的个头儿长一大菜瓜似的脑袋，走起路来两腿之间能放下他睡觉的枕头。

这不是大缸的错，是他爹的种儿差，大缸几乎是他爹的翻版。

由于长得磕碜，二松爹快到三十岁了才找了个抬头能看见太阳光儿、低头却看不见路，整整比他小一轮的二松娘。二松娘虽然眼睛不太好，家里灶台上的活却干得干净利索，不比眼睛正常的婆娘差，肚子又争气，接连给二松爹生了两个半大小子。早已被人们戏称“小光棍儿”的二松爹，看看小牛犊似的俩儿子心里那个美呀！在地里干活整天和他犁地的牛犊儿一起撒欢，仿佛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等大缸光屁股玩儿大的朋友们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还没有媒人上门儿给自己的两个儿子提亲，这下二松爹下地再也没心思撒欢了。

老天爷饿不死瞎眼家雀儿，这时，村里又时兴说不上媳妇都到外地买媳妇，大缸爹一咬牙，卖掉小牛犊儿，给大缸买了一个四川媳妇，名叫金兰。

相亲那天爹是让二松替哥哥去的，二松一点儿不随他爹，身上携带的全是他娘的基因，眼睛除外。金兰一眼就看上了二松，二话没说就被二松带回了家。

等金兰发现自己的丈夫不是二松是大缸时，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在被反锁的洞房内又哭又闹。金兰虽不是什么窈窕淑女，和大缸在一起，确实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为了提防金兰逃跑，爹就派来自己家的几个叔叔伯伯、哥哥弟弟，在金兰和大缸的门口儿轮流日夜守候着。

事不过七，第七天头晌，金兰出奇地高兴，吃了很多大缸娘做的饭，一家人的心情也渐渐放晴，以为金兰终于想开了，就撤了岗哨。就在那天晚上金兰逃跑了，是在大缸起来小便时发现的，一家人立刻成了失去窝的马蜂，乱成一团。

二松年轻跑得最快，他是顺着他领金兰进村的那条路找的，他知道金兰就认识这一条路。

果不其然，二松就是在村北的那座桥洞里发现了已经扭伤脚的金兰。

二松刚想伸手去抓坐在地上的金兰，不想看清是二松的金兰一头扑到了他的怀里失声痛哭，像一个迷路后找到家人的孩子。金兰满面的泪水打湿了二松的胸膛，也弄潮了二松的心。

二松真是进退两难，任金兰在自己的怀抱中边捶打边哭诉：“你这个骗子，你毁了俺一生！”

其实二松早就对金兰心怀愧疚，只是为了哥哥，不得已而为之。今晚，金兰一闹，二松尴尬得觉得自己张开的两只胳膊无处摆放，好像是多余的。收紧吧，她已是自己的嫂子；放下吧，不忍心再伤害金兰。

等金兰哭诉到大缸是太监，至今自己还是女儿身时，二松的心就被

金兰的泪水泡涨了。二松张开的双臂再也支撑不住了，随着心中的股股热浪，在金兰起伏抽动的后背上用力地上下滑动。二松的脸颊上、唇齿间浸满了金兰的渴望。忽然，一股热流涌向二松的心间，随即又传遍了二松的全身，最后冲昏了他的头脑……

等二松清醒后，看到自己身下一摊烂泥的金兰时，他抡圆了胳膊实实在在地给了自己一嘴巴子，他看到了满桥洞的金子。

当晚，金兰就像当初二松把她领回家那样，乖乖地被二松背回了家。

金兰怀孕了，二松爹下地干活又开始撒欢了，二松娘仰着头冲着太阳光乐。

随着金兰肚子的胀大，金兰的嘴头儿也就越来越高。不时地躺在床上撒娇：“俺想吃牛肉，村里的不好吃，让二松到县城里买。”爹乐得屁颠儿屁颠儿，催促二松赶快去买。一会儿她又在屋里高叫：“牛肉吃腻了，俺要二松给俺买草莓清清口。”金兰每叫一次，二松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坯那样沉，沉得二松几乎喘不过气。

夜晚，星星出全以后，二松悄没声地跑到村北的那桥洞里，双膝跪地，边握紧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边发出“哇哇”的叫声。他想从心中喷出些什么。

等到金兰的孩子出世，金兰给孩子起名叫桥桥。爹说不能叫，说孩子的曾爷爷的大号叫老桥，可金兰不听，执意就得叫桥桥，还说有纪念意义。

这时二松再也待不下去了，跑到三十里外一村子里做了上门女婿。

尽管如此，二松的心还是绷得紧紧的，他知道世上一定还有西门庆。

将近二十年了，灾难没能逃过……

二松进家门时，爹正蹲在院子里吧嗒旱烟袋。娘正在屋里高一声低一声，仰着头冲房梁骂着：“吃里爬外的物件儿，家里没有窝呀？还到

外边野蛋!”

二松在院子里顿了一下，还是径直去了金兰屋里。

金兰正斜躺在沙发上，揉着红肿的双眼。二松一把掀起金兰，一边高叫着“为什么”，一边高高地抡起了巴掌。

金兰猛地蹿了起来：“你说为什么？你哥他……你是知道的，快二十年了，就你媳妇能耐得住？”

这时一张照片从金兰的怀中散落到地上。怎么是自己的照片？二松一愣，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桥桥，桥桥活脱又是自己的翻版。二松想起了那桥下边的那件事情，抡起的巴掌再次重重地落在了自己的脸上。

二松走出金兰的屋，抓起靠在墙上的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地方都响的自行车，按了按鼓鼓的胸膛，径直奔向了派出所。

随 礼

香月的儿子下个月的今天结婚。

在乡下，这时的香月就该抽空走村串户地告诉亲戚朋友。一是大家到她儿子结婚那天来捧场，二是人们过来时要给她的儿子随礼。

都过半个月了，香月就是迈不出自家的门槛儿。天天坐在院子里想心事儿，想得香月心里压了一块石头。

香月兄妹七个，五个哥哥一个姐，她排行最小。等她出嫁时，爹娘除了炕上的俩铺盖卷儿，就剩下几个哥哥娶媳妇挖下的窟窿。爹娘问她婆家要了六百元的彩礼，才算填平了姐姐的彩礼没有填满的债坑。

可是，糊涂的爹娘哪里知道，自己婆家也是穷得叮当响，公公婆婆怕儿子娶不上媳妇，才打肿脸充胖子，六百元的窟窿过门儿婆婆就分给香月了。

香月攥着这些窟窿，擦干满脸的泪水，头遭从娘家回来，就和丈夫双双到县砖厂卖苦力了。她和丈夫承包了一个窑洞，和泥、扣坯子、拉坯子车、装窑、烧火、出窑、上垛等，香月干的全是老爷们的活儿，流的都是大男人的汗。

香月怀孕丈夫心疼她，说暂不装窑了，她把眼一瞪说：“不装？有本事天上拽块云彩把那些窟窿堵了。”儿子不是老知了，天天喝露水就能唱歌。将来咱儿子上学、娶媳妇、盖房修屋哪里不花钱？

香月拉不了坯子车就和泥、扣坯子；不能装窑、出窑就烧火、上垛。等儿子三岁时，他们的窟窿还得就剩二百多元了。香月觉得可以稍稍松口气儿，决心再努力一把，两年争取还清。

娘家大哥来了。大侄子下了对月帖子，结婚日子定了。哥哥吭吭哧哧说了半天，香月听清楚了，哥的意思是，大侄子结婚哥嫂戳了窟窿，让香月过去随礼时拿个大头，出二十元。

香月为难了，二十元钱，她和丈夫紧抓慢挠，两个月也挣不来呀。日子越来越近，香月心像压了块坯一样沉。沉得倒不是这二十元钱，香月明白，大侄子只是个开头，接下来二侄子、三侄子……五个哥十八个侄子，得多少钱呀？香月被压得拉坯子车时，在浓浓的烈日下，一头栽倒在地，额头撞出个大包。

大侄子婚期近了，她只好托人捎信儿，说自个儿病了，做贼似的躲过了这个灾难似的日子。

从此，香月觉得自己像夜里捕鼠的猫头鹰见不得日头；又像大海里的小舟，茫然失措，看不见航标，也找不见堤岸。香月知道自己小山似的娘家没脸靠了，钢板似的腰杆抽了筋。

香月知道哥嫂们都记恨她。她怎么也忘不掉，爹娘过世时，哥哥嫂嫂的脸色，个个阴得能滴下水，圆了坟，大嫂故意对姐姐蓝月说：“不要急着走，让哥哥弟弟们一起送你回家。”

在他们老家有个规矩，出嫁的闺女葬了爹娘圆了坟，必须有娘家的哥哥或弟弟送回婆家。没人送不是娘家没人，就是闺女在娘家落得臭，不受娘家人待见。

这件事压在香月的心里。这么多年压白了香月的头发，压弯了香月的脊梁，压皱了香月的额头。

自己儿子该结婚了，香月想到娘家的哥哥嫂嫂，腿灌了铅似的沉。

离儿子结婚的日子不到十天了，香月的脸却晴朗不起来。丈夫劝她说：“别把那事儿提嗓子眼儿，咱没舍，咋能收呢？”

她剜一眼丈夫：“你当我是稀罕钱呀？我要的是人气儿。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女人没了娘家人，比让人家扒了裤子还丢人呀。我咋早年没想到呢？”香月自言自语地掉眼泪。

儿子结婚当天，香月买好的新衣服也没心情换，没刷牙、没洗脸，